

# 万里之外有“老乡”

——写在中国与秘鲁建交 50 年之际

■ 徐贻聪

待深入考证。

中国与秘鲁是 1971 年 11 月 2 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建交后不久，在 1972 年 4 月，时任总统贝拉斯科委派夫人孔苏尔洛率领一个颇为庞大的代表团来华访问，增进了解，加深友谊，受到中国方面热情、周到的接待。我曾作为翻译，参加了部分接待工作，许多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还有，1990 年 9 月我曾参加我国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对秘鲁进行的正式访问，在首都利马和周边逗留了 4 天，对之留下的愉快印象也让我时时心潮起伏，总有一种自发的亲近感和亲切感。

记得，在那次接待贝拉斯科总统夫人访问的过程中，我曾经有机会极为荣幸地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与她及其代表团的亲切会见和随后为之举行的盛大宴会，亲身感受到中国对这个南美国家的重视，深度领悟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高度关注，也增添了自己从事对该地区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中国和秘鲁虽然相隔千山万水，但两国关系确实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特别是建交以来，双方在相互尊重、寻求理解、共同认知基础上，着力耕耘，精心培植，使得各方面关系的发展都非常迅速、稳固，

而且富有深度和高度，对两国都显示出显而易见的重要性和重要性，堪称国家间关系的楷模和典范。

可以相信，在未来的 50 年中，中国和秘鲁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定会在已有的坚实、宽广、雄厚基础上，按照“中拉命运共同体”“中拉发展战略对接”等合作思路，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的大型合作平台，得到更为广泛、深入、多方位、多层次的发展，更为突出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怀着期待，怀着信心，也怀着真诚和热诚，自我加入庆祝的行列，并祝愿两国的未来关系方兴未艾，不断攀上新的高峰。



无人亦自芳(国画) ■ 程永华

# 在刘老庄生活的日子

■ 周长荣

刘老庄，是一块曾经燃烧过的土地，是一块融进了民族精神的土地，是我们淮阴人心里的一方圣地，而我那三年的起点第一站就是刘老庄。

1965 年，三年的初中业结束，我从当时的清江市第一初级中学毕业去了。学校把用住校生的剩菜剩饭剩锅水养肥的两头猪杀了为我们毕业班会餐，那一顿饭真是一顿名副其实的“肉饭”了，到现在还记得那飘在油汤上的已经吃腻了的肥肉白子。吃过饭后每人发了一张盖着张放校长蓝色签名章的毕业证书回家等待录取消息。

那一年行政区划调整，原来的淮阴市又一分为二，恢复了清江市和淮阴县。但那一年的高中招生还是实行了清江市和淮阴县的县市统一招生。清江市区的高中就是淮中、清中、王营中学，还有一个民办高中“城南民中”即后来的东方红中学现在的清浦中学前身。而淮阴县当时有淮沟中学、刘老庄中学、陈集中学三所中学。僧多粥少，想上高中那时是很不容易的。

当时市一中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城市户口，那一年的中专职业学校比较多，因而大部分同学都报了汽车学校、纺织学校、化工学校、南京财校等。我是农村户口，没有资格上技校，唯有上高中才是出路。但是我自己清楚，我的数学成绩不太好，实在没有考上淮中这样好学校的把握。所以在当时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清江中学，第二志愿是刘老庄中学。

那一年我十五岁。毕业回家以后就到生产队里去参加劳动，人家其它同学都接到录取通知书了，就是我没有。就在焦急无望的时候，那一天在现在四季青污水处理厂的靠近北京路的一侧割韭菜地的草，突然邮递员给我送来一封信，牛皮纸的信封下面横着一行红字：淮阴县刘老庄中学用笺。

我一下子激动起来了，终于有学上了！快开学了，我买来淮阴市地图，寻找着去刘老庄的路。在地图上查了半天，发现五里庄北面的涧桥距离刘老庄最近，于是买车票到涧桥下了车。那时候的涧桥有一个汽车招呼站。所谓招呼站就是在公路边立一块牌子，白色牌子三个黑色仿宋字：“招呼站”。没有车站房子，没人卖票，客人在这里可以下车而不能上车。

涧桥确实有桥，招呼站的路牌下就是一条大河。路边没有人家，连个回路的都没有。我翻过公路下的深沟，踏上弯弯曲曲的田埂小道，按照地图的方向向东北方向前进。在家里听人说，出门在外，路上就是路。而这布满了沟沟坎坎农村的土路上却鲜有人影，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人，告诉我刘老庄距离这里有八里路。八月底的天气，热得没有，我还要背着背包在一路的青纱帐里出没。路过一个村子前，路边有几个麦草堆，突然，一条野狗从草堆顶上窜下来，龇牙咧嘴“汪汪汪”扑到我的面前，我下意识

地向地下一蹲，甩下背包准备大战一场，狗吓得向后退了几步却仍然不停地嚎叫，我当然也懒得和它一般见识，继续赶路……

刘老庄中学在八十二烈士陵园的东面，和陵园就是一墙之隔。学校那时没有围墙，没有大门，呈开放状态。青砖小瓦的三排教室，外加走廊，在那周围都是土墙茅草屋的农村里实在是很扎眼的了。教室后面有两个面积达到几十平米的长方形的大鱼塘，鱼塘的后面是食堂和教职工宿舍，教室前面的广场占地面积达四五十亩地，只在广场的东西两侧各盖有一排对着脸的宽不过四米的学生宿舍，我们新生当时就住在那坐东朝西或者是坐西朝东的宿舍里。这个 1952 年建校的完全中学建筑规模仅次于淮沟中学，因为建校的老师们来自于淮沟中学，所以学校的教室式样和我后来见到的淮沟中学都差不多。

关于刘老庄八十二烈士的事迹早就耳闻，当时之所以填报刘老庄中学也是心里的那种英雄情结在作祟，因而到了学校的第一天下午把背包一摆，就和几个同学满怀着崇敬去了隔壁的八十二烈士陵园瞻仰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八十二烈士墓规模不大，一座牌楼式的正门朝南，门柱上是当时的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题写的挽联：“从陕西到苏北敌后英名传八路，从黄昏达拂晓全连苦战殉刘庄”。现在的那座正门依然保存着原貌。正门平时是关着的，我们是从陵园西侧的陵园管理处的小门进入陵园的。

这座陵园是 1955 年建成的，占地 80 亩。烈士的墓碑坐东朝西，在陵园正门的东侧，高八九米的样子，碑的两侧分别是黄克诚和张爱萍的题字。正门的西侧是烈士纪念馆，正门的北侧好像是一座纪念亭和周文科烈士墓。现在周文科墓从大门的中轴线东移，原来的位置耸立起了高大巍峨的烈士纪念碑，烈士纪念馆重建以后规模也大的多了。

我们当时听刘老庄的同学讲，墓碑的下面就是八十二烈士的安葬地，他们还神秘的告诉我说每到阴天下雨，在这里都会听到“冲啊！杀啊！”的喊叫声和嗷嗷冲锋的枪炮声。所以，一到刮风下雨的日子里我总盼着能听到那种激越的冲锋号角，那种震耳的枪炮和战场的厮杀声，然而每次都失望。

开学时间不长，学校请来了八十二烈士之一的李云鹏的妹妹和刘老庄连的战士代表给我们全校师生作报告。李云鹏是指导员，沛县人，牺牲时 41 岁。那时候刘老庄中学每年都会举行这样的报告会，给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开学的第一个星期，我们新生就有一堂访贫问苦课。学校前面几百米就是举世闻名的刘老庄，我们的开课地点当然是那里了。

1965 年，距离那场惊天动地鬼神的战

斗也就是 20 年的时间，亲眼目睹那场血战的刘老庄人都健在，因而他们绘声绘色的讲述是可信的。烈士们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年轻的我们为烈士骄傲的同时也为他们惋惜。

那时刘老庄所在的乡镇叫作“刘皮”。我们总喜欢把“刘皮”当作“牛皮”来调侃，班级学生里就有不少刘皮人，我们会用“牛皮里的人”取笑他们。第一个星期日，我和几个住校生相约一起去刘皮街溜达溜达。去刘皮主要还是因为那个奇特名字的引诱，否则我们那时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清江市的“城里人”是不会去的，因为乡镇的“街”和市里的街实在不是一个档次的。

刘皮街在刘老庄中学东北，距离刘老庄中学三里多路，是当时的刘皮公社所在地，刘老庄属于刘皮的一个行政村。那天，当我第一次见到刘皮街的时候还是被它“雷”倒了。那时候的刘皮街非常荒凉，甚至连一个大村庄规模都不到。街面的黄土路面倒也很宽阔，有二三十米宽，路两边就是稀稀拉拉的几处茅草房，有的草房顶竟然烂出笆斗大的洞，刚下过雨的沙土路面上有着一汪汪的水。那一天不逢节，街上几乎看不到人，用我们那时的话来说“擻棍子上天砸不到一个人”。街上实在也没有什么好玩的，转了一圈赶快回学校，因而，在刘老庄的一学期就去了趟刘皮街。我当时就想，难怪我们清江浦人有“刘皮古寨，天边海外”的说法，这里真有那种“天边海外”的感觉呢！

现在的刘老庄已经取代刘皮升格为乡镇的名称，就连原来那个比刘皮历史悠久的古寨也被囊括其中，这里俨然是淮北的一个大镇了。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烈士们的热血浇灌下成长出来的刘老庄这个大树当然是根深叶茂的了。

那时候农村中学放秋休假，我们正好回家。从刘老庄到清江浦的家有近八十里，这次我们知道不能再从涧桥走了，沿着正对着烈士陵园的那条土公路一直向西南到五里庄。从刘老庄到五里庄 12 里，不通汽车，只能靠自己走。那条土公路建的时间不长，十一二米宽，路面倒也平坦，但没有铺砂石，夏天大水冲出的豁口有两三米宽，一两米深，我们只能从这些豁口里爬出去。到了五里庄，为了省下买汽车票的路费，我们选择了徒步回家。就这样，早上从刘老庄出发到下午四五点钟到家。现在想来，那时候真是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中秋节以后，秋休假也结束了。返校的时候母亲把节日剩下的糖饼打包给我带上，到了学校舍不得吃，哪知道气温高，后来没有吃完的糖饼都发霉长出了毛。但是就是那已经长毛的糖饼我也没有舍得扔掉，吃了也没有发生什么毛病。到底还是年轻气盛抵抗力强的缘故吧，搁在现在，那是打死我一棍子也不敢吃的。

凡来坐住，人来人往，有了初相识，亦可再相识，再遇见，便是老相识了。

“帅哥，真是你呀，哎呀呀，真是你！”我闪奔到帅哥面前，“你还记得我吗？一个星期前也在这儿，你指挥我把车子从南边小缺口开出去，慢慢悠悠开下台阶的。”

“哎呀！想起来了，是你呀！我还帮你省了停车费呢，没想到又遇见了。哈哈。”

一个星期前我在充电站充电，我用临时牌照扫码，可以进来却扫不出去，都半夜三更了，出不去回家迟，是要挨老公批评的呀。真急得慌，看到帅哥在那充电，立马向他求助，希望他帮我带出去。他说我就在这充十分钟，你要在这等就行，不在这等，我来指挥你带你出去。

“帅哥，要是蹭到我的新车底盘，我会心疼死的呀。呵呵！”

“没事，你听我的，我的轿车都能下去，你的 SUV 更可以。告诉你我在这充电就没交过停车费呀！”

我就开着我的新车，听着刚认识两分钟帅哥的指挥，摇摇晃晃慢慢悠悠的把我的车子给晃下台阶。小心翼翼的磨着我的前车轮一个一个下去，再磨后车轮一个一个下去，等我开到正路回望时，只剩下朦胧模糊的黑影。

你瞧，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认识了你，九十点的夜也不觉得黑。

站在二楼的会议室，从窗户望去，绿绿的田、灰灰的房，院内两层宿舍楼，门前全是鞋架，这仿佛就是当初我任教的乡镇中学的影子。

当你曾经的东西没有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在相似的地方找寄托。当初任教的乡镇中学已不复存在，站在蒋集九年制的宿舍楼前，此时，我就是这样的念想！

“你好，前天你是不是到南京的？是不是上了一辆集体大巴车？问这位置有没有人坐？是我说的没人坐啊，你一下子就坐在我旁边了。你一路就是睡，迷迷糊糊的还问到哪儿了？是我回答你到淮安西了，马上到北京路了，到地点了。是不是你？”

“啊？是我，我一上车就看到一个空位置，问是否有人坐，听说没人坐，立马就占位置，不想坐下一班车，想早点到家。因为我晕车，所以上车就是一路睡，不管睡不睡着就是睡，看到听到动静就问到哪里呀，我都没怎么注意我身边的人。”我的手直接把我的半边脸遮住去人的回答。

“你好，我叫刘婷婷，你就叫我刘老师吧，今天到蒋集九年制来参加揭牌仪式，您看，有了第一次遇见，就会有不期而遇，很高兴再见面。”

“你好，我姓蒋，体育老师，每年都带毕业班，负责体育中考，带初三学生在这操场上训练才看见你的，觉得你面熟，相逢不如偶遇呀，哈哈！”

你瞧，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认识了你，孤寂的旅途不觉得单。

久不见的微信头像亮了起来。

“美女，周日你是不是也要去参加家长学校的培训啊？又可以见面了。还有就是我们大赛的奖状听说已经在路上了……哈哈。”看她发过来的座位表，我开玩笑地说“君坐二排东，我坐二排西，都是第二排呀！奖状那么迟才到？我还以为没有了。”

彬彬美女是我 2020 年参加省市基本功大赛，同一战壕里的队友，她是金湖特校的，而我是普校的。普通融合在一起进修本也不易，更何况不在同一个县区。南京大赛后我们各自回家，就没再联系，最多也就是朋友圈了解一下近况。

你瞧，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认识了你，紧张的省赛也不觉得躁。

风一场雨一场，路两旁的黄叶悄悄地落，静静的睡，还没赏个够，秋季悄然翻过，已是冬了，在这清寒疏离的日子里，可因为有了你们，而满怀脉脉温情。

# 淮阴新赋

■ 张以安

泱泱华夏，乾坤朗朗；古楚大地，淮水汤汤；全民创业，跨越小康；千年古县，扬帆远航。高家大堰，蟹虾满塘；金丝银条，鱼米之乡。盐城新区，大湖徜徉；富庶美地，势不可挡。吴城有城，陈集吉祥；马头古镇，青史名扬；漂母饭信，韩侯鼓鸣；母爱之都，神州传唱。凌桥大米，海外留香；新渡新城，百炼成钢。高新产业，集聚城乡；淮高小镇，堪称瓜王。王家大营，全国百强；均衡发展，富民安康；两河三岸，通江达港；龙头老大，像模像样。张集王兴，高速路网；四通八达，剑拔弩张；八二勇士，浴血刘庄；红色旅游，惊喜中央。古寨新安，馆榭楼房；六塘花园，徐流芬芳；五里讲理，文明四方；丁集丁香，乳鸽飘香。袁集桂塘，志在坐落；三树三农，后来居上；吴集花生，香透胭脂；沟洫大曲，美名远扬。宋氏姐妹，入室登堂；鸾道赶超，填沟架梁；经济发展，和谐大方；泽惠安民，相得益彰。勇立潮头，有为担当；包容天下，跳动梦想；创新实干，创造辉煌；争先崛起，谱写华章！（作者单位：淮阴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 观洪泽湖三河闸水利风景区有感

■ 南开宏

大闸巍巍壮丽图，乔林万亩听鹤鸣。御碑龙柏铭清史，碧水椒潭瞰礼潮。扼海何须九牛牵，泄洪自有一河枢。长淮千里惠湖泊，水利毛功盖世殊。

# 鹧鸪天·金色乡村景

■ 于春红

十月乡村韵味醇，庭前院后觅秋光。千株硕果枝枝翠，万亩良田穗穗黄。心欲醉，口尝香。临风疑处画中央，疫情未阻农家步，汗水换来粮满仓。

# 韵味悠长的淮阴话

■ 朱爱民

前一阵子，淮阴的一个“跣(ci)”字，很是风行了一阵子。其实跣字不是淮阴土话，是北方语言。跣的意思是脚一滑。字典上有这个字，且举例是“脚踩西瓜皮，跣到哪里是哪里。”淮阴话把它发挥成距离很短，很快就到的意思，直走叫“直跣”，不远就叫“一跣就到”。

当代年轻人因不理解跣字意思，错写成“刺”字，随之媒体、领导人都跟着起哄，错写一通，带错风向，显得淮阴人文化浅薄了。除此，由于自媒体的普及，不少年轻人自以为懂得方言土语，就在自媒体以笑话的口吻发布淮阴话的杰作，贬排淮阴方言土语，有一点搞笑的意味。其实，淮阴话有些字、词甚至有些像成语一样定性的词汇，很有魅力，是淮阴的瑰宝。稍举几个字：

淮阴话把家说成“嘎(ga)”，把街说成“该(gai)”，其实是古汉语遗存，所谓遗存，就是过去的年代都是发这个音。就是某个朝代的普通话。现在四川、广东都这么发音。为什么我们苏北和他们发一个音，这就是南船北马的缘故了。

淮阴话把硬币说成铅壳子，封建社会是铜钱，后来用合金铸钱，老百姓俗称铅做的。且“铅”读成“刊”音，壳子呢卷舌，别有一番韵味。

淮阴话最科学的一个名词是“脚踏车”。通行的名称叫自行车，但它不自行噢，脚不踩不走。脚踏车既形象又恰当。同时淮阴话把脚发音“节”，踏发音为“搭”，车音是“期”，已经完全形成淮阴的专利了。

前边说过，淮阴话有些已经定型，成了有专门含义的词汇。

如“兀”(卷舌，鼻音)字就带出“兀头兀脑”的词。

有人以为“汗褙子”是淮阴话，其实是北方话的通行词汇，我们小时候就把背心叫汗褙子。说到穿，淮阴把穿得好看、干净利索，叫“刷刷刮刮”；其反义词是“拖泥拉刮”。如果一个女士穿着漂亮，人很性感，说话柔软，就说人家很“嗲”，嗲是南方词语，苏南、上海、浙江等地都说这个词。但淮阴话说人家性感，显摆，臭美，就是“骚包筒子”。骚是风骚，包不用解释，筒子嘛！佛教把人的肉体叫皮囊。用竹筒子比喻人体，是赞扬不是笑贬噢。

淮阴话把小男孩夏天光着身体叫“精屁哪当”，太形象太形象了。衣服脱的精光，屁股露在外边，哪当嘛，是形容词，如果用这个词说某个成年人，那肯定发生了令人大笑不已的尴尬事。

淮阴话把聊天叫“唠唠呱”，唧唧唠唠，呱呱啦啦，既无主题，也没主次。淮阴话把没事做叫“闲得慌”，闲音读“函”。

而把热闹的场所即叫“炎闹闹”的，炎就是热，炎热闹！炎闹就是很热闹。

淮阴话如果生气骂人，把睡觉叫作“坨尸”，就像一坨死尸。如果一个人身体健壮，叫“结罡”，结实，罡是刚烈之意。

如果形容一个人忙的很，就会说忙的“搔腿攢脚”，脚发“节”音。忙到这个状态，也太忙了吧。对一个人很反感，就会说那个人很“腻歪”，腻是腻人。肥肉吃多了发腻，不但腻人，还能把人腻歪掉了，可见反感程度。进而就出现一个词，把不讲理的人叫“胡而腻子”胡是胡来，胡桃子，而且不讲理到你没有办法应付，就是胡而腻子了。

“淮阴词汇”中还有一个有特色的词，赖皮叫“舜乞嗒”。这源自于赌场，赌博虽然不是好事，但它有自己的规矩，如不悔牌，不偷牌，不偷望，不赖账等，但有些人人生性好玩闹，在不赌钱的娱乐中，什么不好(舜)的法子都使用，且死皮赖脸(乞)的，叫朋友无法理喻，就说此人的性格是“舜乞嗒”。

人家好看的有词语去夸夸，不好看的，淮阴话怎么说呢？一个人出丑了或者一个东西不好看，叫“希丑”，稀有的丑。我的个妈呀，可能确实丑了。淮阴话还有一个词很有韵味：无奈叫“两眼溜溜”的。说一个人输了被征服了，没有办法，只有凄惨的望着，就叫“两眼溜溜”的。两个眼睛无助的乱望，想溜走又不敢，叽叽的发声，想申辩但又不敢大声。“那个小偷，被打的两眼溜溜的。”“儿子被他妈嘘的两眼溜溜的。”

淮阴话还有许多，不多拉呱了。当代，有些粗俗的汉语词汇被时代的语境包装，出现在人们口头上，相当丑陋。如屎舌，卧槽。淮阴的方言土语在传承传播过程中，由于男士的使用，也受到一些污染。而当代年轻人由于不懂内核，也当作瑰宝在传播，这是不好的，我们应该把淮阴话当作宝贝去研究，去传承，去感受它的魅力和趣味。